養一齋文集

養一齋文集卷第十七

武進李兆洛

祭文

常州府忠義祠祝文二首

祠祀文信國配以姚陳王劉諸公皆宋德祐守上殉難者也道光十二年新營享堂告成祭而祝之

頷頷龍城江吭浙屏一丁隋燹再厄元兵懿惟丞相隻手拄天亦越龍圖授命喪元贊章仁勇承宣合志統制

倡義秘閣贊計五牧熠尹虞橋隕麻包阮方莫國殤同
嗟壯我城池歆我俎豆五百年來薦馨罔後骨蕭自昔
榱桷載新民所弗諼浩氣彌綸熊熊靈旂建威銷萌式
訓于忠保我後生

祠之前堂祀自漢以來郡人之死王事者以堂
圮故重修告成會奉
命增祀明末死義諸人因并祝焉
延陵之虛斗光燭焉文章氣節自古而然曰虞曰彭惟
漢之豪在晉則周在齊有蕭唐蔣宋胡皆標特操其在

勝國士氣彌厲不恤吹莧自甘塗地

帝曰予嘉報汝茲攀立我頑懦爲

皇于城兟兟諸靈有位無位事或未彰史或佚載咸秩

無文登之一堂血此神宮侑以椒漿來瞻拜者自命何

等志士仁人聞香猛省

惜字拾遺會祀倉聖祝文

維聖天縱書契肇興遂闢洪荒以覺黎蒸天福大爾人

紀攸憑片言萬禩點畫百朋寶護宜至息棄亟懲宏願

式啟艮軌爰承搜幽索隱什襲緘縢假六丁力掖元精

昇煨燼何嫌傳火斯燈江海靈納雲霄爽騰文光遐燭
鳳翼龍膺作者謂聖祀典有恒洋洋在上馨薦豆登

祭周石芳先生文

江雲暮黯緒風春悲茫茫天道翳翳靈旗嗚呼哀哉緊
惟夫子道資先覺懷忠履信懿文碩學月中名題日下
聲隆西清東觀望實攸崇納牖惟忱是膺
簡在宣勞中外日嚴載采用惟所適體罔不該持之翼
翼出之怌怌玉不病礲金不辭鍊折而不撓光乃大紉
熙熙躬化穆穆旁施巖巖表望湛湛流慈所存則神名

詮敘既攷質言者身之所被歲賜元黓節溢江千思樂在泮德音孔歡設以繩墨陳以規矩照曠若鏡操清喻水臣之翼之陶而埴之既開既塞乃潤色之士羞幸魍魋翩藹倉音端正始範我先模幸有講舍在黌之左鹿洞舊規厥風未墜肅經風雨蠹剝甍傾博士倚席絃歌輟聲乃飭司存戢除戢莽櫳直勸輸自貸以宰鞠草斯薙覺檻斯新居肆成事矜佩莘莘日授稟餼贍其貧者計口最出可食藷蕷江壖積淤彌望廣斥民耕田之無租有籍命移其篇以籍學官歲取十千穀我儒冠年丁

水毀天作淫雨甞此澤國其魚安處蒿目而咨伊恤遺
黎金粟何藉誰勸疇司俾爾綏慰明哲之長俾爾坐鎮
勘勞之將曰穀不繼糴之鄰庚曰錢不繼支之大府侯
貰侯施侯貸侯糜侯規侯爲無敗無靡吏肅于政惠孚
于其戶鮮流亡野無菜色公忠體國仁愛體天豈曰驩
虞性術行焉甄經綜藝禮磨義砥不稂不莠以生我士
瘡災罹沈起踣援淪不吟不呻以生我民士民之慶涵
毓祉福歲計有餘羽歡尸祝胡不萬年胡不百年閔焉
不慭如何昊天邪閔殲楨人離父母誰不摧心況我朋

待易逝者時不沒者思神靈返矣紀祀在茲尚饗

祭左夫人文

猗與夫人德孔禕只懿牙玭瑀中聲詩只伉儷名碩膺天禧只山河偕老象服宜只如何不弔奄乖離只君子悼心陳素詞只衆德攄懷表旒旗只展時懿鑠亡女師只百姻庶姬洣漣洏只搴蘩羞蘋惟告哀只夫人篤祜澤世載只本支毗靄耀東海只窈心窕容芬蘅茝只敦嫺四教行靡悔只蠁纊衿纓髡髽鬃只有齋糞牖議牖臨只期從歸妹粵有待只蹶爻相攸錫祚在只乃嬪于

左百兩逵只顧茲盈門翬翟璀只君子光光國藎臣只
瞻言百里紆長紳只在公忘私貴能貧只元妃悼喪遺
育詵只惟溫且惠體慈仁只朝榛暮梅鳲鳩均只漫漫
葛藟樛木縎只則百斯慶克昌蕃只宜家宜室躬彌綸
只靡親靡疏飲以醇只君子綏祿殿邦國只
天子是毗式百辟只南浮瀛壖北湘澤只容幰四驪其
登陟只雍容雜佩勷內職只君子嚴翼進陳力只引年
懸車介如石只逸老林皋飾巾幘只璇閨瑤卮樂無斁
只鸞鶱于飛宜遐福只皇天棐忱善厭祥只胡然冥昧

而莫穢只昰未五終俄隕芭只像設在室祈懇冀只生
安其榮沒不忘只雲車委蛇返帝鄉只悲彼下女捐纓
纓只蕙肴桂酒肆椒漿只黼帷飄颻聽珩璜只靈兮若
來歆苾香只

哀誄

趙收菴先生誄辭

維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二月二十日庚申故內閣中書
協辦侍讀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歷署登州兗州知府
收菴趙先生卒於里第國喪耆老人亡準繼薦紳悲哀

承學悼歎爲位相弔忉怛增慕嗚呼哀哉先生導世德之清淑毓川嶽之寶靈學則甄綜百氏仕則毓綴羣品進則當位陳力退則亟教被世文而不華實而不樸動而不躁靜而不滯邦之子弟時之彥英莫不泳其涯涘由其軌範鄙倍以化驕頑自消伊人匪存來芳孰與夫行經故國猶以喬木見欽目想存形遂使虎賁增重叚干在而邦君式閭彥方存而鄉黨知義慕有道者角巾皆斆祝庾楚者長疊用穰餘言桑梓人物凋瘁屈指碩果惟先生存復不憖遺吾將安放老成徂謝風流渺然

降岡之痛豈惟私戚嗚呼哀哉穎川太守門生以之樹
碑文範先生儒林於焉考謚敢述景行著之表旗爰爲
誄曰
璇澄淵耀桂蓀巖丹酌潤何遠留馨則難亹亹嘉時飄
忽不還哲人之萎其誰不歎逸矣先生顯休世祚雲連
風接天祿來處載誕淑靈稟茲懿度文以典術守以純
罔水盈而流德爽而形淪心衆妙蔚藻于榮學立道通
有渙其聲觿翼雲霄遊集上京爰從槐市奏賦長楊標
倫軼伍入侍明光陟降太微忠亮孔彰惟穆惟宣令聞

識揚乃位州州端光益上府再綰郡符千室謳舞清風所
漸慶輝斯仵敵俗造規履方沈矩進匪乘流退或遇坻
不幸於位奚于於時盤桓育德宏道是期講誨循循遐
邇不遺欲纏末疾偏體湯枯天以貞疾葆公道腴遊隱
繇井桑戶踟躕偉哉造物為此拘拘瞀言樂幽閑居外
物閉戶隱几解敬散帙神用豈異嘯歌無斁飾巾待期
奚充奚詘兆樹秋凉庭花春粲奮雨遠來停雲欲散招
集親賓扶攜童冠門生與笥通子侍萊烹必選甘酌必
命醉于旅于語德音振振故老前言邦賢載聞聽儀成

憶記史爲停識仰容顏戢聞謦笑棣棣其和愔愔以告莫不怡懌思心則效飢者忘餐飲者忘醉聿歲發春拜公牀前公笑且語非夢惝然若有神告示以其年積算八十餘策四焉小子稱觴爲先生壽神理固然天惟純佑朔伊後生方仰露覆尋心所蘄遐不黃耉斯言如辟月僅浹辰崦嵫荒黃赴者在門攀慕無及慟於心魂道長運促命也奚云嗚呼哀哉先生之存聲流翕萃先生之歿吟思求艾士沾膏馥八蒙息沫道韻淳明靈襟盎粹遺書盈篋弦誦流之遺言盈耳金石併之嗟茲音容

云胡不留典型有作戶庭已悠嗚呼哀哉

青州府同知趙公沈宜人哀讚

宜人州吏目焜之母青州府同知趙公之繼配也實惟吳興沈氏之季女字曰竹考忻州知州爲政宜民配食於社宜人幼承趨庭孝乎惟孝窈窕德象有齋漪問時青州再失伉儷請繼室焉年二十四爰初來嬪抑抑言容媞媞矩範出入無忒家室具宜前宜人金誕四女士叔季尚待年宜人體騶虞之篤仁蹈鳲鳩之均一顧復允周親若毛裏嫓孌戀影倚逾保要遝育子焜檢誨是

孱惟時青州參直中書攜家京室宜人奉幼小以從僦屋而居不求爽塏青州景行邁世閎文宗時纓緌之徒影附響臻于于而集酒漿筐篚靡不躬焉暨遷貴州權登兗二府太守官舍閴如同於史雲肸飾嚴甚有逾柳惠青州以持服去官困於屢空有無靡沒一以埤益青州道德之聞卓著退邇聞風爭請化誘後進遂西行主關中講席下車浹辰嬰纏末疾荏苒三載焜始扶持以還而鑿影覽躃動止仰人宜人夙夜調護彌成拮据體勞能苦不樂假借病者以豫若忘其瘽道光三年青州

公薨宜人亶誠罄信式禮莫愆益諄勖焜立德修行無忝前烈焜有幹力邑治渠道能佐成之實書庸焉朝有錄事之褒焜念宜人且衰欲留不往宜人曰吾且未衰策仕進取汝之事也失此則後時勉加餐食敦促遄行遂於其冬注籍天官得敘班位星鶩言旋思娛色養三月二十五日宜人有疾二十九日薨於里第越三日而焜始抵舍殮含之事闕焉不與號呼閔天不獲赦宥仰惟二母之行皆有先君綴錄顧念孤煢孰究先軌敢仿永夌遺式作讚刊石惟以告哀詞曰

天乎閔下民欲斯從嗚呼予辜降此鞠凶噫我皙母天畀令恭汙淤容康副翟肅雍晏溫戩德端操有蹤行守內則偉爲女宗頊頊小子比于顓恭昭示緜類範之儀容畢世勦癉老猶尸饔一命胡柴神奪智蒙遯遂左右景命慭慭遽焉摧奪不少延洪哀顧莫聞酾裂交胸何豈天之不純命兮丁咎罰之我獨遘歡離其頫乖兮念進退之維谷患解帶於汝墳乃孔邇之不復悵搤臂之莫驚髮白日兮何速痡黃壚之無間雖有躬而焉贖目惘惘而質亂魂營營而感惄願穹顯之鑒茲亮水土之

不顯懿令德之延融惟終譽之有俶永抱結以痛瘏緬

儀型而曷覿

蕭母吳太宜人誄

惟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二月二十四日甲子

誥封宜人我江陰縣知縣蕭府君壽母吳太宜人薨於江陰官廨邪失慈芘世實禮宗用悼喪我神君大棄我民庶嗚呼哀哉宜人毓世冑之淳懿稟柔祗之淑靈早嫻四教克廸德象作配君子率禮無違閒家虔恭奉姑篤孝崎嶇儉約之中黹培顯融之本鳲鳩之仁興於七

子麟定之美鍾於府君服官
王家典城百里換綬者再遷治者三瓜瓞既其緜緜螽
斯方其蟄蟄衍璜琚瑀褘衣褕翟以母儀一邦者垂
三十年子孫曾元朝寢侍膳以承華一堂者幾六十輩
享黃耇之遐紀與福祿乎始終窮生人之寵光獲造物
之豐報是用右我府君施及我邦人昊天不弔奄離此
殃痛心絕氣忉怛永慕衰絰庭位申飭喪紀遷窆有期
𢥾御部引路人咨嗟觀者歎泣嗚呼哀哉昔東海賢姬
孟班勸晉濟北夫人中郎作誄敢緣斯義乃申詞曰

於穆宜人僮僮祁祁衆毋之毋女師之師實稟純固篤此翼貽大雲既散空瞻合儀猗惟洪源若姬是冑天祚至德奕世晁毅載誕賢明德音孔茂明詩習禮夙成自幼來嬪東海惟肅惟雝畢力中饋幽閒有容組紃罔缺籩豆斯供孝乎惟孝以御家邦其孝伊何威姑老憊疢轉衾簟藹端攝衛以精喻神有感先意終晨致欽積歲忘瘁華華哲嗣以騤以驎受茲義方軌度先遵處爲家竇出卽將珍錫類之祚於我府君烝哉府君智周於務文終世家法議惟古廉能自將含奇宰府計資功次隨

際外補初要黃綬幹　孜孜蘧然清省方圓可施遂驅溥笨專城而居庇我阜陽星紀於茲甘棠垂恩諒哉儀志綏擾以靜不嚴而治仁風先翔蒲鞭曷試天悅其和人銜其惠番番壽母椒輿爰臻載笑載言施教申申從彩流映子孫如雲五世之昌親覩以身內朝副褘纛翟翟茀珮玉璚琚神明所越兒嬉白頭孫弄華髮福受丕母人瞻古佛耄而益戒尊而益欽履豐彌約處樂無淫舍力是懼在勤有箴養以之福天命宜諶俾爾多益百齡瞬在如何旻天而不斯待歸神大暮攀號莫逮欒欒

孝子慘慘心痗嗚呼哀哉𦨣翣周張輴車設飾驂騑悲鳴士庶太息往來者運逾久惟德彭殤詎齊哀榮之極登靈在天遺音播嶽光我管彤億載芳𦼮神留此邦承庇嘉猷纍旗舒藻惟以詠思嗚呼哀哉

弁江劉君挽歌詞

嘉慶四年五月予以試事赴江陰識劉君弁江又兩月而弁江卒弁江農家子生而穎秀好讀書十九歲補弟子員讀盎厰夏坐北窗讀中寒遂病竟死其死也沾沾囈語呼其師若友論文字不輟口數日弁江氣清而行

樸口吶吶若吃事父母至孝謹其攻苦奮發亦欲博科第爲父母榮也轉以是不獲終其孝養是命也夫弁江死其師若友皆哭之極哀將撰次其行事使後世有述韓昌黎哀歐陽詹雖未得位其名聲聞于人其行誼信于朋友詹與其父母皆可以無憾今以屬吾友祝子常爲之傳弁江其亦可以無憾矣予相見日淺不獲一赴弔於其喪也爲挽歌以貽子常使繫而送之其詞曰

日晼晼兮年冉冉兮何情之長兮而命之短兮魂兮歸來兮匪君之哀兮而吾黨之悲兮

甓一齋文集卷第十七

養一齋文集卷第十八

武進李兆洛

贊頌

薛方山先生祖孫三代像贊

道繼關閩澤留桑梓支孫軒軒克濟其美誦芬三世百代仰止

瞿忠宣公像贊

身致家國命懸著脊扶危持顛蹇蹇匪躬片土五年千辛萬艱胡不我延爲之者天公名則完

爾定莊公像贊

在三之義貴賤奚判政雖不及亦踐其難志在扶日危如一線成則夏靡敗則周頑予命可授親心則歡誅而旌之至教天寬

戚中書伯屏畫像贊

大事去矣孤城彈丸責非守土心惟戴天浩氣所孚百日同之一帨一杆兒女鬚眉國燼無然身灰留丹蕭蕭墓門赤日晝粲

康蘭皐先生像贊

於廓靈襟浩浩其天所受也全所守也尊神遐道表用
世幾先周旋溫室夙夜容匆介而能和過以有節
帝用眷之四方爰發度括穆穆智斥慨慨世讀令聞敦其
祟傀治去鉤鉅力維傾頹揚旌皖彊衰孱起舞移節嶺嶠
氣懾妖蟲中更憂虞作鎮南楚綱厥駮駴振其叢脞綏
靖嘉師盡其在我誰歟禍心云不我可奉身而退悠然
有餘曠蕩羲宇從容老夫道有隱顯德無瑕瑜太行之
陽于鞠胥阜施而不德嘗以益厚君子有穀永敵惟後

陳雲乃龍讀圖贊

罷讀非罷學也今之所謂讀者申佔畢勤記問務采色以策科第而已其罷之也亦且若夫學則自一身之出入動靜放而至於家國天下無時焉可以離而務讀者未必知也蓋亦不暇罷讀其知務矣乎雲乃先生謁選出都而爲是圖若以寄其棄舉業之慨云耳夫棄舉業而求實學何慨之有先生昨假令常熟民歌詠之今治江陰未逾月也而信孚于民有公事據案聽之未嘗失理稍暇即伏几治條教諄諄懇懇逮於古名臣先生之學方日進矣則罷讀云者罷其爲身心之累者也夫一

弟之爲儒生累也久矣慨然爲之讃曰

古人志學以志道庸言庸行是爲寶今人讀書以爲學苑奇衒異若不足此心一放不可收文滅其質尤堪憂所養所用兩相貿大者偭偕小紛糅季路有言何必讀正爲當今示正鵠夫子亦復心然之特斥以佞嗤其欺先生毅然棄幼志纂組雕文甯不啫誓將奉身歸聖賢設誠致行志力堅存心利物必有濟見宰官身特身試暫屈虛遑救倒懸急先務者誠宜然他日仕優重展讀恍然六藝皆忠告

吟釵卷頌 并序

兆洛之友周伯恬屢爲予言雨生湯君心嚮往之已而與兆洛善者無不爲言雨生其後遊廣東得交雨生所交之友又徧見雨生所爲詩畫益傾倒而竟未得一奉顏面然心契者數十年矣楊君蘅塘雨生中表也持此屬題蓋雨生尊先太宜人篇詠所僅存而雨生以寄其無窮之思者也鳳山公以身殉城贈武德尉以身殉父覆巢之下幾無完卵獨賴太宜人誠貫金石義揭日星克翼二子濟於艱難宜雨生之嗣服孝思錫類保世矣

微系須言陋不足述聊志景仰且以諗于甬生致懷溯之私焉

懿矣女師德動人天飆雷弗迷霜雪弗雋千鈞一髮以延以完流徽播芳一話一言可紀彤史可貞珉璠況于篇章被管宣絃良玉可折不可奪堅聿有虹彩見於山川圖儀綱直像德淵蜎端策莊誦神靈憑焉口沫手胝不敝不湮永世克孝增賡後賢

常熟朱席君遺照頌

君子有穀裕後維嘉德修於身以型厥家耋爾女士中

道而鬈欽帥有成葆若靈芽孫曾繩繩衍瓞綿瓜積善之慶蓋未有涯遺容穆穆天半朱霞球圖寶之永念陔華

銘

辨志書塾銘

惟士尙志所志者道聖賢在座天地在抱萬化非多一經非少存存萌萌艮貴是保志有不立辨之宜早玩細遺遺求安求飽歧能亡羊貪乃喪實載銘爾室中以自考

繆文貞公被逮時家書手槀道光四年太歲在甲申九月之杪謹裝治而銘其檢

斯世何世耶斯事何事耶而斯人適丁之耶其心日星也其氣風霆也其文則品物之露生其書則雲烟之蘊靈也廉頑立懦百世之師猶有鬼神呵護在茲

天球銘

道光十有三年年名昭陽大荒落月名畢辜日雄在丁日雌在卯時加申日月會于析木之次粤十有二日時加寅日南至躔箕一度二分半

大月在奎七歲在奎六填在軫一太白辰星皆
在心三熒惑在尾一初昏東壁中江陰六嚴考
度徐泰製器宜興路立恭刻字
道一而已惟變所適開物成務往來闔闢消息盈虛觀
象于天反復其道君子乾乾

日晷銘

日東景朝辨色斯覲惟寅宁恪茂卯賢翹業裘有耀進
思載勞清明在躬介德孔昭面東表
日西景夕序業其牘申束盍度留酉無虧覗蔭而惕莫

氣所厄乾乾若厲至誠不息 面西表

矩之融方川之覗平砥此片石以爲玉衡直則中繩圓則中規習臬識景協乎璇機八表同流四時得節我守其式准臬之極聖人體逝君子惜陰位三才中天地之心 面南地平表

淮南舊壘甓銘

宋史連庶傳庶爲壽春令淮南王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甓爲城庶曰弓矢舞衣百世藏於王府非爲必可用亦以古之物傳于今

尚有典型也壘因是得存予求壘處城北五株山下士人相傳爲古淮南王廟有壘跡存焉壘之毀不知何時殘甓滿地卒破碎無文字其質堅潤如玉非後世陶旊所及昔人珍之後人棄之不亦慬乎爲檢取其有隱起繪畫稍完整者凡數十枚識之曰淮南王舊壘甓以貽諸好事者嘉慶癸酉春分

是涉浩刼危若一葉旣剔旣劀以蹤端歙

研銘五十一首

予于鳳臺得佳士焉曰蕭景雲氣清而醇行已
斷斷予輯邑志凡山水古蹟皆其所身採而曰
述者購此甎爲研乞予爲之銘

甎也誰奇之而與結文字之知甎乎傳乎孰使然乎

琢漢元康殘甎貽于丕

石耕非計錫之土田湛露流膏荷寵自天元元之望康
康之治宏我兩京以研諸慮

貽書巢先生

晉殘甎紀泰始文小篆致茂美千五百年見于此濯之

磨之亦其理形疏質賤不自鄙願登君堂侍君几侍君几娛君心君心愔愔石與金數斗墨汁亦何貴貴與古昔相追尋武城之絃單父琴至今傾耳畱餘音尺璧亮非寶康瓠鄉復道韋附遺文刻我思泰甯終始長相保

偶得古甎爲硯以其宜墨也同人各琢一枚置案頭硯端欵殆蔑如矣此元康甎之半衛根所用擇言于余論之曰

奚土奚石惟用之適孰陋孰文惟質之敦是於學爲樸於行爲篤于守爲獨而君子所不外求而自足者也

銘子石研　元康殘甎得于黑石潭龍神廟漁
人夜網魚潭側常見員月印潭以爲驪龍珠也
以其文也干文最宜其所憑依其所自爲

銘書紳明府硯

茶之詘爽以騑榮斂鏤祓黼黻若元德位康厥是寶彝
訓惟土物

鍥硯貽伯恬係以銘

求無所可用久矣乃今得之爲子大用

貽冠山琴硯銘研銘

非陶甄是夫子莞爾

鄭生愫齋以有氏甎貽予予旣得元康殘甎因

製硯報之

質不壞文不脞閱二千載而不墮比德焉可

曾大亦如瞞一殘文曰吉利字畫古勁亦魏晉

物旣琢研乞予名

以此鷫鷞儕之鳳味吉無不利大有天祐

耕者獲古軍持因以元康城殘甎舄其形貽某

舫

止則長城屹防行則壺漿盤幟三寸毛錐亦策勳露布
不須磨盾鼻

元康甎研銘為盋堂明府

是連城寶策藝苑勛績以流潤樸而致文醰醰晉華郁
郁紫雲永錫難老娛我神君

得漢元康殘甎製瓜硯貽贊卿

異此沙礫耀乎奎光我占包瓜君子會章上美維德民
樂日康式追弱翁慎事自臧

六安闕元輝藏節鉞硯銘

磚之鈍斧之利保其質善其器藏則全用斯貴

亦亭咸安磚

厥質美陶所揉也著文焉栽斯遊也文與質俱則千載不渝其揉諸游諸可以人而不如

貽煋盦

昔也金城今也石耕弓矢舞衣倘有典型

貽亶木

是雖土苴兂注者巧俯仰即是莫名其實

貽春園

人棄如土不毀其方我友如石不炳其光是其其閱世久
矣乃闇然而日章

貽翁江一

此一坏土化爲神奇盪胸雲海騰英墨池

貽孫泰交

磚則殘硯則完疇其保之子子孫孫

貽師誠研

田方寸水一滴道何在在瓦礫

貽新吾硯 硯陰作維摩象

陶之卽壁磨之卽鐵一以為泥滓一以為華澤此夫不立文字不離文字而游行自在者耶

貽修[illegible]

匪璧之懷而士之寶學古有獲其風肆好

貽翁江

可與觀古可與論道則甎也而珍于金而況於人乎

為文虎銘相羊硯

土之怪耶石之叱耶以麗斯澤資于光耶硯爾所藏毋亡爾羊

以巨硯貽雲乃系之以銘

騰之為雲注之則雨流之如海容之郎宇引之中繩絜之合矩燥濕因時用舍有處信鴻筆之都居宜端人之所取

以和得宋人臺硯豐肌膩理佳材也足已欽齋

砥而平之屬予銘

端而栗醇以俾切之磋爾其鋏以規蔡蘇黃米之手澤

鐘硯銘

起鳳騰龍待其春容𣭘翁黃鐘曷維其同

墨城硯銘

建此墨城康爾笥櫝殘文斷字磚礫珠玉陶甄性靈圃囿舊穴珍之惜之藏用之勗

嘉量研銘

非金非石亦璞亦渾程此嘉量爲文藝準縣之國門無有增損

六星研銘

東壁主土爲書府北斗藏匡爲文昌得於斗墟之壁是分龔性之脊

瓶研銘　十三首

在泥塗辱安辭厠翰林幸榮施以尾注奚巧爲遇先生知所歸昭文氏忘成虧保千齡長如斯

一卷書終身可矣一尺土逢年可矣君子不玉不石不墨不白不博醜謂之道

其文若隱若見其理若密若漫其德若全若半材與不材乎無用之用乎以其類已也故重之也

物無小久則珍懷殘缺思古人

敦琢其章惟士物發厥心臧

精氣入而粗穢除

伊支離頊奚施癡惟宜誰之貽

放倒壁子打開布袋請雲山大山下語

太上若辱若不足元之白之從所欲甎之專專兮完璞

研之刓刓兮抱獨

泰鴻片石蘧無紀始命烏曹僦倉史甎兮專專葆厥美

研諸侯慮成疊壘

永世有道在不鑢和調塵垢鑄兮古塼之專專龔水土

硏研施施此石輔

阿有卷兮矢好音閣雲醲雨膏均斟瓴專專兮匪自今研之不磷聖所任

元箸既得腐亦神康瓠自寶全吾眞甎專專兮取既陳研道圜兮茍日新

端石研銘七首

疏質密理勁而柔姿方圓平直無施不宜此眞端人可久久相依惜乎遇君之遲

如盂如盤散諸花香如潭如淵爲蛟龍藏播芳馥于四時戢元黃之干塲

但有寸土逢年自古行輿子遲無憂石戸
方以完如其端可以覯
端而快承廸之不在大
館毫渺盛文藻國無小
方中矩直中繩平中衡大以正安無傾合此五德端以
之名
為磚印造篋聊銘之二首
含章可貞六二之勭泥塗非辱賜緋非寵斯文墜地君
子是恐胙此者誰時時持弄

金之玉之鼎鼎土苴道在瓦礫牢歟石歟昔維烏曹今則近朱一坏斗大竊璽何虞

磚硯匣銘

墨之守土之寶

帽筒銘 八首

頭容之直骨所植莊誠勁正思比德崔巍切雲惟女克冠圓象天知天時寒暑一節能者誰雖在閒處宜得師望之英英卽之亭亭庶幾此君宜爾會星浮雲旁達不隻不傾蓋言稱也地平天成

上美曰元龍扛鳳鶴如尊有楸如圭有藉赫兮喧兮無
冬無夏玉而冠焉沐猴奚訛
頭顱必中爾無象恭
有斐君子會弁如星如琢如磨綠竹菁菁
居其所元首康哉
覩我生有孚容若

筆筒銘 七首

玉笋排來渭川千畝心花發處金谷滿園
抓宏寬通鴻筆所宗

虎豹有文在山而隱蛟龍得雨自池而興

善藏器以待試有攸往無不利

玉笋班之總領曾城子之鄰居

小藏烟雲大函元氣東南之美盡于是矣

受言藏之其直如矢寬兮綽兮有斐君子

香筒銘 二首

以清虛藏爲衆香谷偶爇一炷可以醫俗

靜以含精如灰宿火動也具理如香出烟韜而植之以束身也默而存之以修心焉

筮筒銘

與天地準易簡理得以此不易成其變易引而申之遂知來物其靜也專退藏於密

墨磨銘

无其豈拋其虎日月爭其所孰推行孰勸成屈伸而利生世其磨乎墨其我乎磨不自轉疇其轉諸墨其殖乎我其嚙乎

擬天球列中星以辨時合渾儀刻漏而一之郤貽畀乃

大道自然人入於機自然無心機者有爲以有爲法皆無爲體乃忘乎人契乎天矣天之自然亦其機然機自道出天栽斯全

筆匣銘爲生甫

我有文木厥理㪍然廓其有容衛我文翰玉毫內照心花外文盎而用之多文孔怊

石印匣銘爲生甫題

崇斯節貴吾名理黃中苞赤精金之王之垂日星

杖銘

跣靦地行畢力汝有侍女自踣

力不任重肖我傴僂佚我以老逍遥負手

銘鄭石如篆書弟子職後

豐功皆德養正于蒙幹身維禮直內思恭筋骸以束血氣以平習與智長是謂少成我有良書圓規方矩亦媿斯誼垂範來許

養一齋文集卷第十九

武進李兆洛

雜著

連珠

蓋聞氣摩則變神摩則消金以摩利木以摩敝石得摩乃生玉得摩乃光水火摩而淪日月摩而翳是以君子嚮所與摩守所受摩定其交而後求故全也不見知而不悔故專也

蓋聞懷慧捷之辯者必有微眇之致抱殷勤之思者必

有容麗之色是以上士精進心如芭蕉仙人凝神膚若
冰雪
蓋開月盈珠滿霧起玉津淪精自泳飛潤相因是以栖
山梁岩或被褐而不蹻聯牛察斗必望氣而知珍
蓋聞金狄之身比剛不壞商容之舌示柔以存是以內
直外寬君子自適槃桓之內一陰一陽聖人正在剛柔
之間
蓋聞泉精之闕瓊華之室通璣璇而布元氣宗仙靈而
御品物是以中階七曜濵迺甲而關山下都五龍道宜

翕而波跡

蓋聞觸石纖纖頃刻而載撫六合歸墟浩浩終古而不涸一川是以稟授無形神托秋毫之末周環有謝愚懸轉轂之間

蓋聞道無垠垓不元不白行有壇宇可水可懸是以美哉璠璵一則字勝允矣君子璧之儼然

蓋聞依神相扶得一而保擇拔挺禍于世族摸蘇牽連于微渺是以知已之不係于物者非有爲于物也而物有爲于已知道之不離夫器者惟自適於器也而器自

適于道

蓋聞微風過簫響不必厲中徵設尊旨豈在多是以托不得已者遣心而合氣于漠接而生時者不言而飲人以和

蓋聞大鵬之運特負吾天神龍將與是資一勺是以鉅鉅而細細隨其所遞物物而化化差無可度

蓋聞物有同出于一所爲各異亦有本不相類合而成效何者形異則左右別施聲和則金石並調是以偽端殊塗相揔乎道術天倪所和祇因平衆妙

蓋聞由基中微豈乞靈于利鏃夷光飾妍非假寵于明鏡然的不能以徒手破影不能爲陋姿覩是以珠璣在握奚煩海客之求玳瑁裝書乃擅才人之勝

蓋聞畏傷而避伐則抱質者無術矣懲涅而守黑則懷清者先累矣是以自本自根先天地而不爲老獨出獨入濯纓垢而求譽知

蓋聞平者道之總虛者道之孔是以休乎泱漭履大方而鏡太清得之參寥子副墨而孫雒誦

蓋聞陰陽爲炭鑄鑪生于造化之中山泉可平挫萬物

於秋毫之末是以撫質而運有氣即融養空而游於神不關

書汪孝子事

孝子名一樅字伯高姓汪氏江都人吾友孟慈部郎之從祖父良溥工詩著朱山堂詩集孝子年十六母潘病爲孝子禱於神刲臂肉和藥以進病良愈越三年而孝子卒其父爲作詩以哀之事在康熙二十七年孝子未娶無子嗣久而遂失其墓所或云在平山堂側五烈祠之右孟慈至其地於荒隴之隙俯匐四拜禱曰墓在是

耶明靈詔之歸而假寐見一丈夫作叱咤狀曰奈何以是爲㽕所遂驚寤嗟乎忠孝之行發乎至性之所不能已當其時且不有其身何有乎人世之名與身後之骨乎惟此精爽蟠際支拄兩間不可澌泯耳孟慈之必欲求其㽕所孝子之不以㽕所相示皆動於至誠所謂庸行也孟慈記其事示予感而書之

記陳烈婦事

江陰烈婦陳何氏農家女名氷姑父御㫖母沈氏幼而失恃育於姨之適吳者九歲字陳世榮爲童養媳舅汝

發姑祁氏世榮劉氏子也汝發無子而子之冰姑質性端淑事舅姑孝謹操作終日未嘗辭勞翁病刲股肉以進翁歿勤紡織以養姑鄉里皆敬之年二十一將成婚而世榮病歿冰姑爲之營葬加禮葬畢投繯殉焉時雍正六年八月十七日距世榮之歿纔七日邑令張公經聞而嘉之親往奠邑訓導朱公曾爲之撰傳且請旌尼於大府不果何之族有適譚適陳者皆以未婚守節爲鄉里所稱乃並建雙貞一烈祠張君復爲之記記傳俱勒石祠中其存可考而邑人趙瞰江曦明著桑梓見聞

錄言冰姑之姑沈氏初嫁劉五無子以兄子嘉爲嗣郎世榮也五卒沈據五産贅汝發以冰姑配世榮所言殊異其文頗參錯不相應乾隆　年世榮從孫燮復爲冰姑請旌得

旌言建坊燮復錄曦明所爲傳糾駁之爲辨誣錄詢諸邑人士之知往事者皆以燮言爲然故爲著其事告後來修邑志當信碑無惑于趙也邑明經高東川觀瀾爲予言今年夏陳氏族子有覬烈女祠屋者將毀之甫及牆見大虵昂首怒目視駭而止朱秀才九鑾言數年前

有浙江人來覓烈女祠而致奠者云烈女已得仙嘗降乩於其家自言所居鄉邑故來祀之近時又有蔡涇人亦來祠致奠所言皆同此事荒幻非所當言要之烈女靈爽固當不泯道光十三年八月

記陳貞婦事

陳貞婦浙江秀水縣人江蘇江都縣議敘八品杜思寛之聘妻也祖景瀛任淮揚道與父徽相繼歿兄光照為寶應縣縣丞依以居光照罷官不能贍復依其女兄于儀徵女兄之夫傳大光為儀徵稅課司也思寛字檐棠

亂甲故河間府知府交鶴齡早卒思寬事母以孝稱家貧佐幕自給爲江西方伯先福主章奏以軍功得八品議敘娶曹氏無出而卒妾王氏生二子二女亦卒乃聘貞婦爲繼室未婚而思寬客死南昌嶽廷璋者與思寬同幕于先者也病視醫藥殁爲含斂攜其幼弱扶櫬歸江都貞婦聞白女兄請歸於杜女兄尼之曰杜家無立錐地子女又稚幼若何恃以生婦曰此吾所以必往也遂往拜思寬之柩率子女問誰經理身後偕若等來者以廷璋對收涕謝之告於杜之族僦居舊城而卜兆于

城西塋舅姑與思寬及其妻妾無違禮思寬之在南昌會先方伯調任廣東思寬獨以病留廷璋既經紀其喪還逆貞婦事於先先感之厚賻贈焉得稍給朝夕佐以十指撫子女迄成立子長曰綖娶大光女次曰緗娶光照女緗能力學又病瘵卒女長者適直隸舉人宋某其次則廷璋以爲已女爲擇配徽州董廸洋具奩而資之思寬嘉慶十三年十一月卒貞婦今年五十　廷璋字商巖婺源人僑居江陰與周生廣良善悉其事爲予述之貞婦之厄於天也甚矣而從容矢義常變一節若行

所無事者宜其力之足以挽回造化也哉君之不負死友先方伯之不遺故舊皆當世所難而思寬能得之其為人抑可知矣道光十年四月

書張孝婦事

張孝婦故倡也不知其氏年四十餘為張履吉妻履吉旋出外遺其母於孝婦孝婦佐姑勤織紉以為活而事姑盡為婦之道履吉久不歸值年饑無可資以養孝婦有女弟為陳野航妾乃如陳氏為司會婢得值以贍姑月必一再歸為姑浣濯縫紉及姑病且死又周詳盡禮

哀毀骨立既而復如陳氏歲時忌日必歸祭祭必慟哭
盡哀鄉里聞之莫不垂涕也以故人稱曰孝婦孝婦云
顧吉客死於外時孝婦年七十矣衰絰成服慟哭幾死
而顧吉族人利其遺産逐孝婦他往孝婦自是不復至
張氏死於女弟所

書顧氏事

顧氏毛球琳妻球琳力學積勞致疾卒顧氏年二十三
僅一女泣告舅姑曰我有當死者三年少當死無子當
死舅姑有他子當死舅姑正色諭止之乃以仲之子爲

嗣後夫顧氏一慟幾絶姑後委曲諭之以季之子爲嗣顧氏勉從命撫育成立至八十歲而卒

史論一首示子常

左伯桃羊角哀同入楚道乏糧度不俱生幷衣食於哀而桃餓死尸支子叔敖子其思革子同入吳道乏糧度不俱生幷衣糧於革子而二子凍死范式謂河道張邵曰後二年當拜尊親至期邵白母設饌以候之母曰千里結言何期之審耶是日果至卓恕從建康之會稽辭諸葛恪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不飲食以須皆曰

相去千里豈得如期俄怨至

發一子曰若左伯桃戸文子叔欲子范二卓恕可謂難矣雖然吾尤賢羊角哀革子張邵諸葛恪也其與人也葬故死之趨之者若不及其自審也則至於人爲之死而安然受之而不以爲疑向使哀不遇桃革子不遇二子則莫没而死誰惜式與恕不踐其言其于一時之義何害而使邵恪之意不彰且使不信不果得有所藉口其爲世道人心慮尤非淺鮮也嗚呼若桃式諸子者曷可少哉曷可少哉

記泰始甎 二首

泰始十年甎凡七枚皆吳上舍楚圃物甎之側文曰泰始十年其一端文曰陳黑其一側爲闌干文一端爲圓文三枚皆同而字體各小異一枚無陳黑字其三枚無字但一端一側作闌干圓文以一枚貽予予製爲硯乃爲楚圃製此研而記之楚圃方春字也

鳳臺古壽春下蔡濱淮地多故城址土人掘地往往得古塼此邑上舍吳方春所貽考晉泰始十年爲吳鳳凰二年時王渾鎮壽陽陳黑蓋督將名製爲研識其背嘉

慶壬申臘月望

記唐甎

甎凡數枚文率不完參而讀之曰大唐七年月日壽春舍人謝某甎此貽鄧少府青雲火色騰上稱斯賢也

記研

端石貴青花以其宜墨也此宣德巖而青花不減西洞故是珍品嘉慶己卯勘志館製

募修迎福寺疏

今所謂破寺古曰迎福寺始唐天祐間邑人陶靜捨宅

爲之開山祖曰全菴復師寫蓮花經援筆於池冬月生蓮構冰蓮方丈四方歸禮規摸甚宏自宋元迄明其廢而復興詳天順元年錢塘楊宗修造碑碑今在寺旁民家壁間下積糞穢近始募人滌而拓之昔也何其莊嚴今也如斯破敗甚非繼長增高都邑完安氣象也夫創立寺觀招來僧徒非
國家所以爲政而使民回心向善惕然不敢爲惡其於祇廸彝敎亦庶有裨焉寺僧化禪與法侶　立志修整徧求檀越隨緣樂施建百子堂於前以次繕完大殿

繼葺廊房頗甚大而不敢遽為大言費甚鉅而不敢遽求鉅施惟是累月累年守茲弗替以期得尺得寸循序有成爰及吾門請為募疏念舉廢起墜有基勿壞晉古刹之舊觀保邑中之勝境固邑賢士大夫之責而僧徒能代之所當踴躍以襄是舉者也故為徧告開士普賜解推修橋補路同此發心斗粟寸絲亦名喜捨無論善以成慶福田即是心田抑且有而弗居釋者歸於儒者矣

養一齋文集卷第二十

武進李兆洛

雜著

小學問

聖賢之學所重躬行文詞技藝末焉而已自鄉舉里選之法廢不能不資於文詞文勝則實亡固其宜也思爲躬行之學者莫要於朱子之小學此古者灑掃應對之事也而學者忽爲淺近莫肯致力亦弗思焉耳夫灑掃誠小事而循而習之可以固筋骨便周旋嫺動止應對

誠小節而循而習之可以別尊卑調聲氣利喉舌即此兩端推之而其餘之有益於人者可知也習之則必敎之敎之則必深知其意爲之剖析其義類引而申之即小以見大由淺以入深故蒙養爲聖功始也諸生婁臺能文自謂明於義理矣請即灑掃應對以爲問灑掃之則備於弟子職曲折如繪矣其曰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作何解下文云以葉適已揲或葉之訛乎其曰坐板排之坐對下文興字坐即無從用帚故別以板排之耳板何物乎應對之則詳於曲禮描狀盡情矣其曰負劍

辟晅詔之疏謂倚兒背如負拯諸脇如劍意甚精而不知斂字之義他有類此者否其曰疑事無質直而弗有注謂彼己俱疑而已成言之則傷知己若不疑則稱師友而正之謙也經意果如此否郎此二端疑已三四則致力小學正有功矣宋呂氏小兒語明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袁氏功過格黃氏人譜皆小學之要書而躬行之實事然或以小兒語為淺分年日程為拘功過格為誕人譜為廓能知其辨否士先器識此器識之大者也其發憤一陳之

農桑問

論語樊遲請學稼子曰焉用稼說者以爲樊遲將農隱而夫子止之耳夫稼非農也農安用學周禮大司徒掌土會之法辨五物九等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教稼穡遂大夫簡稼政修稼器司稼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稻人掌稼下地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蓋稼猶穡也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則學稼者爲后稷之學云耳夫子不之答而古來土會土宜土化稼政之大凡皆不聞於後世也古所傳伊尹區

種之法今行之多不驗夏王溝洫之制則字內咸宜溝洫備詳於周而遂人匠人其制差別盖皆主其概而言之以爲凡例非規方畫一銖積寸累之也九數有方田之法別爲一事可見隨多就少各因其宜補短截長舉符其數而已而鄭氏遂以十夫有溝九夫爲井截然分爲貢助之異願爲之分別其是非至收穫早晚一熟再熟卽所謂穜稑之種必辨其所宜地非能統彼此而同之者而地之可再種與止可一種九不能不別宋史載大中祥符四年江浙小旱使載占城稻分給之并內出

種法當時亦不聞爲民利顧爲之分疏其所以然江南地無遺利矣而墝埆之地亦時有棄而不植者竊以爲得古土化之法當無不植如江浙糞田或用豆屑或用骨星皮革或用石鹽之類皆可推類究之以合於用䝟用鹿之義顧爲之略尋其比例諸生多負耒橫經之士其推格致之餘功以充用稼之實學焉

聲韻問

詩之爲經有韻之文也而周易尙書亦多有之下至周秦漢初諸子其文亦往往用韻如司馬相如揚雄之以

賦名者無論然十三經無韻字卽說文亦無韻字治古文者以六均之均字當之深得其理矣能爲證明之否北魏李登始作聲類分宮商角祉羽爲五篇呂靜循其遺說作韻集而始有韻之名梁周彥倫始別平上去入爲四聲著四聲切韻而沈約因之韻之有專書自此始然梁武帝尚不辨四聲則知自此以前但用五音耳聲類之爲書體例當亦同今之韻書故呂靜因之爲韻集也登書已亡義類尚有可循者否入聲隨平風土故南北不同東西殊別往往難於諧和或譏沈約爲盡用吳

音得其實否五音既可以爲韻則亦可不必四聲矣自明陳第發古音之端而本朝諸儒繼述之可謂日精而月密矣而舛於入聲分部多有齟齬明周德清作中原音韻有平上去而無入至今度曲者皆用之既可用于曲即可用於詩陳第諸公何不竟并入聲于平上去三聲以還五音之舊之爲古音也其理有可引申否夫知音而不知聲者衆廢是也諸生含宮吐角尙爲分別言之

律呂問

樂者原於氣而聲以効之氣無形聲無體惟恃神譬之聽所謂旣竭耳力者也而耳之于聽亦無形無體不得不假於數以章之使後人有所依以求其本此度量權衡之法所謂本于黃鍾也究之依於數者有跡原於氣者無跡果可以得其密合之道歟杜夔萬寶常庶幾古倫曠而不可多得言樂者率研求於度量權衡以幾其或得之唐修晉書列十五種尺凡二十餘品宋又有王朴韓琦丁度鄧保信胡瑗阮逸魏漢津等明又有李文利韓邦奇等而鄭世子堉最詳於纍黍縱橫並以周秦

漢泉乃參較其度要皆訟無證之廷執獨是之見徒合聽者惶惑凡此紛紜孰爲近之歟綜稽古人所論惟蔡邕銅龠差合於古胡瑗九分方之說差得圜徑之實而持論者莫之與能爲之合較古今度量權衡之說而申之于古律未必無補也亦有意於是歟宋蔡季通據小司馬注史記九分寸之說著律呂新書至今傳之宋史又稱江陵府學教授彭應龍注漢書律麻志設問答著鐘律辨疑至精密多發前人所未言而卒不傳其遺說尚有一二存者歟諸生有志知樂則聞絃賞音將傾耳

焉

圖繪問

輿圖之學

本朝遠邁前古測星度以定地里南北東西之方位不爽毫髮可以坐一室知宇宙眞承學士之幸哉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則左氏所列星紀壽星等十二宮分野是也在天之宿度本分攝乎大地之山河而不聞以列度紀疆理故宋鄭南服而屬子丑秦晉西北而屬未申理致膠轕後

人遂有互易其宮以求合者能詳言之歟明劉基清類天文分野書不盡承古法于近時地形約可通而亦多參錯不相中能畧指之歟今既以地里準天度以天度定東西則亦可畧舉一省以爲根以度數約差之以訖於周天不言禨祥不區宮分但定方位使地之氣常屬于天雖有動靜之分而無乖離之患此亦清類天文分野之遺意而有志圖學者所當究心也意亦可稽求研窮爲之創法者歟古之繪圖大率約略方向而已晉裴秀始明準望之理其說云何宋謝莊爲方丈圖可分可

合其制云何元朱思本創爲分方格之圖其說云何其
各舉所習以爲叩槃捫籥者發其諦

法象問

璇璣玉衡法象之原其法不傳而說者以爲即後世之
渾天儀蓋爲近之漢初言天者四家而李淳風言古論
天體者凡八家能列數之否史記天官書本之甘石所
載列星分爲五宮而無三垣二十八舍之目隋李播大
象賦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則曰中官外官又區東西
南北四宿唐修晉隋之志皆同之而有二十八舍矣惟

鄭樵通志載丹元子步天歌始有三垣之名嘗意丹元子即唐末之王希明乃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則三垣首列并載步天歌則丹元子其南北朝時人耶何以唐初諸人皆莫之知也抑庾季才之書傳之者本少而爲後之妄人所附益耶能別白言之否星有古有而今無如北魏張淵觀象賦有竹林鴻沼虎豹熊羆等星而諸家無之步天歌有天稷天廟器府轄星而

欽定儀象考成實測則皆無之是也有古多而今少者儀象考成實測傳舍六星今止五郎位十五今止十羽

株四十五今止廿六列宿凡少八十三星是也有古無而今增者

欽定儀象考成實測北極增四句陳十八轂三十四氐二十九周天凡增一千六百十四星是也夫古有今無者昔人有精盡而暗或有隕墜之說似矣古無而今增者殆陽光散布隨時結撰者歟能測知其理否近南極二十餘度天星恒隱不見自西人入中國而得其圖

欽定儀象考成依之而渾天之法象始全然雖經實測而中國究未嘗見君子道其常則蓋天之法意固不可

廢歟西法改十二宮之名而列宿之名亦皆不同中國別以形象區分之其圖未之見也有能測知某象爲某宿者否律禁私習天文惡其妄言禍福耳伏辰絡角婦孺皆知諸生其以得於管窺者言之

方州問

黃帝設方州分而爲九禹貢因之舜始爲十二州稍覺所分者寬狹不均有必分之故否夏殷復爲九州則似舜之所分非其實也殷周九州與夏稍異分別言之秦爲三十六郡後又益以四爲四十郡考之頗有參錯能

校理之否漢亦爲九州故揚雄有九州箴漢書地理志不著何以故漢地理志郡國一百零三今實核其數乃不相符能分析其故歟後漢十三州晉州十九能悉數之歟南宋以後析州益小地不半天下而爲州二十二南齊二十三北魏州一百十一有僑郡有羈縻紛總不可憑也能約畧言之歟隋始復爲九州大約從古唐以州爲郡縣之名而分天下爲十道其悉數之宋始分路其初爲二十二路後爲二十六路其悉數之元置中書省外爲行中書省內外共十二省明裁中書而省之名

乃仍于元凡十五省其悉數之儒者不闚戶知天下古今沿革不可究詰地形要隘利害皆非所宜言其大概則當識之胸中矣

訓詁問

爾雅一書所以釋諸經也釋詁釋訓分别名篇其義何辨漢志列之孝經後而張揖陸德明輩以爲著自周公何以言之揚雄以爲游夏之徒近之矣而亦有後儒所附益者何以别之眰濂蒙攣堅銓之類不見于經何以出之劉戣瞿銳心肝肺腎實沉鶉尾具見于經何以遺

取諸革也至今日而推步之學極其精矣試爲舉其凡而略問之詩十月之交說者以爲日月交會交行有退分月行有進分其術起于何時日月遲疾至郭守敬平立定三差而益密其名義若何四分術推昏明中星始用少太強弱之率後來推步者頗廣諸他用其率若何三統本於太初以律起歷參以易象其說頗爲周密按之算術實不盡然能言其故歟宋秦九韶大衍求一術用之推步頗爲便捷前此已有其法否諸生有通其學者其畢言之

算數問

物生而有象象而有滋滋而有數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數之爲用大矣哉九數特其小小者耳六藝殿以九數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今九章有勾股而無旁要劉徽有重差一卷其旁要夕桀曾見於他書否夕桀或以互棄之譌果然否開方法九章止於立方三乘方以下始見何書古法與泰西法孰爲簡便開方借一算所以張方廉之本後人謂之立天元術泰西謂之

借根方宋元及明精其術者幾人其書見存者幾種宋世傑四元玉鑑復於天元外益以三元其乘除相消之法可略言否要之用數必有神實用如九章是也借根方及四元之法可藉以知用數之無窮而因以闢數術之巧拙非日用之所施必如宋之邵康節明之黄忠端庶幾通於數之原能參天而兩地者耳諸生書數之學弁髦已知所志者其悉陳之

小學解

古經存大學而小學缺如其留遺于今者管子書中之

弟子職最古餘則戴記中之曲禮內則少儀皆是循而習之其亦可矣蓋古人之教以身先之幼者從而習灌灌語言已有不必兒傳諸文字乎既入大學則當明其義理詳其節次不得不書之以爲教也古并無所謂小學卽士大夫門側之堂謂塾無學名幼則從父兄習禮於此孝弟謹信是也餘力學文則六書九數是也豈如後世有書可讀哉朱子集古遺書及古人言行爲小學以資論說則有餘以資肄習則不足其文又皆淺近習見故成學者多厭薄而不觀朱子本以開幼小而非以

示成學耳此其所以抱發蒙譯世之深心而卒不克覩化民成俗之成效者也若夫古書流傳每有訛誤如弟子職之左酒右漿漿譌醬左手執燭右手正櫛之左右互易撚匕之挾當作梜捧擧之擧當作擧并器之并當作屏錯總之總當作𢡆厥櫛之櫛當作皇皆是也膺揲之揲當作揭以薬適已之薬亦當作揭則可以少儀正之說文板判也古人每謂方爲板盡書有漏而板則無故以板排之隨所宜耳非有主名曲禮負劍之注自精然劔字自來無如此形容者歐陽公瀧岡阡表乳者抱

汝而立於旁或云抱本作剣則曲附耳抱與斂絕不同也疑事無質直而勿有止少儀無身質言語耳此等之疑多從義理推闡非實事必欲爲小學當即實事指點今之依傍以求諸踐履間小兒語淺而可味讀書日程塾師定課功過格提醒此心人譜倫常模範皆本朱子小學各就一節演之皆深有益於小學而皆病於論說多而實事少皆無與於養蒙之實功也要之自唐以後以文取士欲進身者非此莫由而教者學者皆以是爲務宋儒注五經四子書爲之先導法非不善而蠶叢豈

能講解徒為他時勦說塗澤之用而世之延師者皆輕童蒙師但求稍識句讀不問品詣以此為教何望弟子之有成哉誠欲曠然一變其俗惟在
聖天子敦崇古訓首端士習而已

農桑解

周官稼政大要在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次則辨土會之五物九等十二壤之名物而已土會之法當即管子地員篇所為五粟五沃五隱五𤰝之屬或尚是成周之遺而呂氏春秋任地辨土審時諸篇亦其遺教皆瑣屑不

地宜夫子不之答也區種之法具於齊民要術近有仿之以課農者雖占地少而人工甚煩或不足以償勞費溝洫之制古今通行匠人遂人皆是約舉其數各備一端鄭氏以十夫九夫强分貢助且分別緣邊若干里治溝治澮甚失本旨一熟兩熟率因地力尤關天時兩熟之處大抵早暖而晚寒耳而兩熟之所得與一熟者畧相等計其費亦略相當則地力本不能相懸也豈能强之使同蓋農民雖愚而盡思慮以從事田畝則其利病必能周知因民之常則天時地利自得其宜矣或豐或

歉歸之於天不必因偶爾凶饑別思新奇之法也土化之法則古聖相傳如素問之洞見府藏本草之深別情性次非後世所能懸揣而得求其比例如用石堊者或以水冷而暖之或以水濁而定之用豆屑者以土燥而肯之用皮革者以土薄而厚之此皆老農所知卽土化遺意也用鹿用貆用犬用羊惜無有以各獸之性如本艸之各爲分別者而所爲糞種昔人謂以此漬種甚有理若以爲糞土則麋鹿貆之類其骨不可多得也至墝埆或不植多是人力不能兼營但加糞土無不植者此

又不在士化之例也

聲韻解

古有同文之教無同音之教蓋音統於樂文統於書不相涉也徒以音論則自古之音以時異一時之音以地異一地之音以人異一人之音以年異不可得而齊雖自古有吹律定聲之法而著之以字則一字之音輕重緩急可談數律又烏得而齊之故人自爲說家自爲學任其口吻狃其耳力異喙而爭鳴者莫有如韻書之棼然者也以均字代韻字以爲復古始於顧氏其義甚合

江氏又博證之如國語之立均出度度律均鍾後鄭注大司樂之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蓋皆韻字古今之異文韻書始李登聲類繼以呂靜韻集皆以五音分部而無四聲之分周彥倫四聲切韻始有專書而沈約因之李登呂靜之書已亡近時陳氏鱣爲之拾集採錄而聲類僅存字義韻集以顏氏家訓所別清仍耕登辨其類例而不能確知其五音部分何如則亦無可據依黄公紹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今沈韻已亡而陸法言之切韻一本於約而一時與法言同定者法言家

臨漳盧思道家范陽辛德源家狄道薛道衡家河東顏之推家臨沂劉臻家沛皆北方之學者公紹未之考也古無四聲而有五音今有四聲而上下平歧為二則亦五聲然字母之學以宮商角徵羽定脣齒牙舌喉而五者各有四聲矣吳棫韻補有古音之說朱子以之注經本朝諸家研究益精第可存其一說而無施于實用如尊彝鼎鼐聊存古式云耳周德淸中原音韻僅可施之曲調不能用之詩篇蓋樂與書無從相通也協陰陽之氣而寫之以音本乎天也制作文字定之以形別之以

聲此由平入者也古聖造書未嘗配以律李登以五音命字矣而未嘗析平仄神珙等韻亦借音辨字而未嘗以字定音夢溪筆談謂樂家隨律命字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祉羽韻家則以脣齒牙舌喉定之又有半宮半祉無從相合也況自唐以律詩取士最重平仄而究豫雍冀間尚有平仄不能別者若去四聲而歸五音則益無準矣學古之士以其餘力稽求古音則亦可矣施之於用毋乃傎乎

律呂解

司馬氏律書曰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眇必效情非有聖心以乘聰明焉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莫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惟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於言律可謂精矣閱代必有樂皆所謂畏而欲存之者也而能存天地之神以成形之情則難乎其言之矣後世儒者之言樂知數形而成聲也而其所謂數者皆物耳氣與神則不之及矣姑就諸家所通會者言之不知實管之宜異黍

則容受必不符不知考律之用方龠則黃鐘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圓徑不知周髀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鐘之宮不知玉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燕樂雅樂與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律則不能審古物應律與否此其考校度量權衡之大較也至容黍之實則蔡邕銅龠差爲近之論周徑之冪胡瑗九方分之說可破前人之惑皆其一端

耳欲合校古今而申之則萬言未罄矣彭應龍所著鍾律辨疑今已無有存者遺說亦他無所見其與蔡季通異者蔡據小司馬彭據漢書以黃鍾長尺長九寸之分耳無以大異也所謂雖眇必効情者俱不存乎此也所謂神受之而莫能知及其去來者也

圖籍解

分野之說最古必古聖人自以所見於天人者定之不可得而意揣也見於左氏者如辰爲商星參爲晉星龍爲宋鄭之星皆有其故後世無從而知之戰國方術家

按十二宮以星占分列國吉凶有驗有不驗以此而已徐圖臣以斗差之法分天正地正人正三圖以地正爲分野所自始謂後世方域迷謬遂改易其分野并歷考其地之災祥以實之其說巧矣然以是爲實則參差之數未必盡然至劉基清類天文分野書畧依地域所界差以列宿亦未嘗有驗之者也今

內府輿地圖以地里準天度以京師爲中各直省隨所在區爲偏東偏西又以北極出地差其南北所當度蓋自古所未有矣若必以此差排分野但以析木爲京師

以直省東西遠近定爲娵訾降婁各次以度約之以次列之盡周天之度而止亦無所難者然亦淸類天文分野之續也何益實用哉倘或泥之必有以妖言兆釁者尤不可不慮也晉書裴秀傳作禹貢地域十八篇製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回邪六曰迂直因地勢而制宜校夷險之異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秀此法亦第九數句股法耳然自唐以下無有知之者宋書謝莊傳莊依左氏經傳製木方

文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
內爲一則此時分省分郡圖之法也元朱思本留心地
學遂人輒問病與地圖多乖離不合爲格方之式每方
百里皆以口問得之其法頗合準望之意而得之於問
不可盡準故與地上實數不能盡合也

養一齋文集卷第二十

跋

道光十一年辛卯二月志述以通家子謁先生於暨陽書院先生矜其家貧無師命偕諸孫受業於朱晃之師而先生爲及門講說經義往往招志述與聞及晃之師館他姓遂受業於先生有所刊刻與校讎焉先生教撫志述如己子姓非祭掃不令歸歸不半月輒召之再四志述亦感恩誼不欲去也庚子春先生纂邵志往來龍城書院志述始歸歸逾年而凶問至矣悲夫先生日手一編不釋昏則集弟子論說今古剖析疑難鐘鳴而後

卽安晨鐘未動卽寤寤卽搆思屬文辨色而起援筆書之十餘年如一日也所爲文不自收拾弟子各藏弆以去迨晚年諸門人始裒錄之而散佚多矣稿本糢糊幾不可別識傭書者未必皆賢而訛舛多矣高文式之以爲一人集之不若百人集之之廣也一人校之不若百人校之之精也于是鳩工排字刷印百部以貽先生之故舊門人志述亦與校讀焉昔時侍先生校前人之集先生正其謬誤以成佳本今以活字印先生之集倉卒竣功不能考覈訛脫以貽先生羞言念及此不覺涕淚

槧集也惟是先生購求古籍精校而鋟之世必有搜尋
先生之集而鋟之者天道報施往往然矣謹企踵竢之
爾集字之役始前月二十日竟本月十六日凡二旬有
六日也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受業弟子同邑黃志述
謹跋